
民國叢書

第二編

· 51 ·

文化 · 教育 · 體育類

中國文獻學概要

鄭鶴聲

鄭鶴春著

目錄學研究

汪辟疆著

目錄學概論

劉紀澤著

中國史部目錄學

鄭鶴聲編

索引和索引法

錢亞新著

上海書店

錢亞新著

索引和索引法

本書據商務印書館1930年版影印

杜序

我是素來不承認中國有四千多年底歷史成績的。這並不是說中國歷史底年代不及四千多年，不過以它底成績來估計，是不值得這樣長時間的。關於政治，經濟，科學，製造方面，我們暫且不說。單講古人的讀書治學方法：以前學者底成績和他們所費底時間，是很不相稱的。他們終身鑽研，也不過在故紙堆裏翻筋斗。什麼注疏考證，一字之微，動千萬言，弄到越注越胡塗，從不知在治學方法上，想出什麼新花樣，以求學術之進步與爲學之敏捷。從前的人，畢生所事，不過幾部四書五經，諸子百家。修齊治平，吃飯行樂，以及升官發財，莫不靠這些東西，搬來搬去。一個人花了數十年工夫，在這種地方，當然可以弄得熟爛，本來就不用着什麼新花樣去求敏捷；除了幾部古書之外，更用不着什麼政治，經濟，科學，製造等等。所以數千年來，別人家開步跑，而我們還在那裏踏方步呢！若是以前我國的學者，對於四書五經等底治讀，有什麼簡便的方法，可以在較短底時間內，儘量修畢，以其他底

時間，去研究政治，經濟，科學，製造等等，那末中國也不至於如現在這樣底糟了？

求讀書治學敏捷底方法很多，而索引法就是其中之一。譬如二十四史，從前底學者，鮮有不自首至尾，讀盡曉盡的。可是現在底人，除掉那些吃飽飯沒事幹，和沒有資格幹事底人以外，那有工夫去讀它一讀。但是二十四史中底材料，我們在爲學辦事底時候，卻不能不用。然而『一部十七史，從何說起呢！』我們要在那裏找一件事情，或尋一個名稱，簡直無從下手。所以唯一底方法，非有索引不可。有了索引，我們素來要費一天工夫去找一件事情或尋一個名稱的，現在祇要花半分鐘，即能辦到。這樣，我們豈不是好把其餘時間去辦別種有用的事嗎？若是個個人底治學讀書，都能夠有方法，用最少底時間，得最大底效果，那末中國現有底歷史成績，何需四千餘年呢！

我曾爲了讀書和著書底事，著了一本著書術。已於兩年前，交商務印書館印行。那書底唯一目的，就是希望著書的，讀書的，都要少花時間，多得效果。在那本著書術中，對於索引法，也曾略一說及，可惜語焉不詳。現在好了，錢君編了這一本索引和索引法，發揮殆盡。這一本書，非但足以供我們的瀏覽與參考，而且是我國關於索引和索引法底第一部著作。我希望閱者，不要等閒視之。並希望此

書一出，對於著作界，學術界，有重大底影響，更希望出版界著作界即知即行，那末以後對於我們讀書人，能夠使用索引底方法，以節省時間，便於參考了。

關於參考及重要圖書應附索引一事，我於數年前，曾對出版界說過。可是他們以為索引是一本書底贅疣，或說時機未至，中國人還沒有用索引的習慣，這句話我真不懂！習慣是無形的，我們要去養成它纔是。若是中國書上，一輩子沒有索引，那末中國人對於使用索引底習慣，也一輩子不會養成，附索引底時機，也一輩子不會實現。這樣，出版界倒可省了這一筆印費呢！

處在現代二十世紀革命底時代，我們非但要革專制政治底命，軍閥底命，而且對於冬烘先生底筆頭，腐師宿儒底腦袋，都要革他的命。凡是對於現代潮流所需要的東西，我們要坐而言，立而行，急起直追。讀書治學底方法，尤其是索引底缺乏，我們已經落伍了。革命底青年呵！我們要努力要改進！

中華民國十八年八月杜定友序於上海交大圖書館

自序

本書的內容，可分為兩大部分：一部分是談索引的；一部分是談索引法的。關於索引法方面的取材，頗有採擇布拉文（G. B. Brown）所著索引法（Indexing: a handbook of instruction）一書裏的材料。

本書的目的，並沒有什麼奢望。不過在乎使閱者諸君明白索引和索引法是什麼？索引的內容怎樣？功用在那裏？編製的方法如何？以及引起同志們對於索引和索引法研究的興趣罷了。

去年的六月，正是這本小書，在我學校生活將結束前的百忙中，誕生的時候。現在隔了一年，拿它來重讀一下，覺得其中有許多地方，使我自己也很不滿意，以至於要想將它徹底的改弦更張，重起爐竈。可是因稿子已經排就的緣由，事實上有所難能。這一點使我心上多末的不安！對於閱者諸君，多末的抱歉呵！職是之故，所以不得不在下面，再來說幾句話，以資補充書中的不逮。

談及索引法而未將它過程中之一個漢字排字法和檢字法，詳加討論，實在是個缺憾！幸而關於這問題，在去年冬季所出版的圖書館學季刊第二卷第四號內，曾有萬國鼎君所著各家檢字新法述評一篇。這篇文章的內容，雖僅舉各家排字法或檢字法的大綱而略加以評語，卻可說集漢字排字和檢字新法的大成，而將來於索引法中的排字法和檢字法比較的研究上和取捨的標準上，不無影響。至於關於這問題的理論方面，我自己於今年正月中華圖書館協會在南京開第一屆年會時，曾草了一篇從索引法來談談排字法和檢字法。據說此篇將來可由中華圖書館協會年會論文彙刊內發表，諒必不日即可與閱者諸君見面，以供參考的。

此外可作本書補充材料的，還有一篇雜誌和索引。此篇是我今春所作而見載於本年五月刊行的武昌文華圖書科季刊第一卷第二號。文中最後的四段——雜誌爲什麼要有索引？怎樣去索引？雜誌歐美最著名的雜誌索引是那些？中國有沒有雜誌索引？——尤其是「怎樣去索引雜誌」的一段，對於本書雜誌索引方法上未談及的地方，頗多補足。願閱者諸君將此篇與本書參照閱讀，那末對於索引雜誌的一項手續上，或可得一更具體而詳細的辦法。

最後，本書索引的排列法，是採用杜定友先生所著的筆畫筆法法而略加修改的。本書又蒙杜先生校閱和撰序，特此一並誌謝！

錢亞新序於廣州中大圖書館時在民國十八年六月

索引和索引法——書籍雜誌和報紙

目錄

杜序	一
自序	一
第一章 引言	一
第二章 索引和索引法的定義和範圍	六
第三章 索引的功用	一一
第四章 索引的種類——以形式分	一八
第五章 索引的種類——以內容分	二七
第六章 索引法——術語和工具	三五
第七章 索引法——預備	四〇

第八章	索引法——起草	五五
第九章	索引法——整理	七一
第十章	索引法——排版和校對	八七
第十一章	索引法——重排	九〇
第十二章	結論	九四
參考書目		九八
索引		

索引和索引法——書籍雜誌和報紙

第一章 引言

有一天，我的知友王君，給我一個紙條，同時問我道：『老友！你知道這句東西在論語那一篇嗎？』當紙條上寫着的『智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印入我的眼簾時，我稍加思索一下，對王君一笑說：『對不起！你真是起屋請到箍桶匠了。我非特不知道這句是在論語中那一篇，就是在上論下論，還不能決定呢！』

『那末怎樣辦呢！』他很失望的說：後又繼續道：『我尋得這句後，方能去檢這句的英譯呢！』那時我知道他有所急需，因此我對他說：『你不要着急！我們不妨用一些時間來翻一翻。』我走到書架旁，將我合訂為七冊的一套四書中的兩冊論語拿出，順便遞給他一本下論，同時

對他說：『你翻下論，我翻上論，看那個先得彩。』

王君的性情，素來很急的，他拿到了那本下論，就東翻一下，西翻一下。照我個人翻中文書的經驗，知道王君的方法，是不適宜，有時費了許多時間，竟會毫無所得。就是翻到了要翻的材料，也是偶然的幸運。所以我開始翻時，就不亂翻，照面數的次序，一張一張的檢閱下去。我將上論翻了一半時，我見王君翻來翻去，正翻得有些不耐煩了。可是我仍舊很鎮靜的再繼續努力。大約又過了兩三分鐘，王君憤恨的說：『中國書我真不願去讀它！要尋一句讀過而且知道在那一書裏的東西，兩個人花了這許多時間，還不能檢得精糕！精糕！』

『好了！好了！你不要發脾氣了！我已經尋得。這不是嗎？』我一面說，一面指着書上的一句給他看。

那時王君雖然很高興將這句『智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的篇名子抄下，可是他的面上呈露着一種不可思議的慘容。他臨去時，誠懇懇的對我說：『檢查中國書，要如此的困難，終非我們的幸福！』

他去後，彷彿他所說的，還有嫋嫋的餘音，在我耳際衝蕩；我的腦流，恰像電流一般，突然起了極強而極敏的作用。我回想我的檢查方法，也未見較他的高明多少。篇幅短的書籍，順次檢查，尚有存存的可能；如遇到篇幅過長的，如資治通鑑，九通之類，豈不是要費數日或數月之功，方能獲得一些材料嗎？由此我又聯想到梁任公先生所著中國歷史研究法中關於唐玄奘首途留學印度年月考一事。梁先生曾爲此事徧翻續高僧傳，慈恩法師傳，新舊唐書太宗紀，資治通鑑，玄奘涂次所遇諸人的列傳以及新舊唐書凡與突厥有關係的諸蠻夷傳。費了三日之力，方得一個結論。以梁先生對於我國史學素有研究的人，考證一個月，尙且要費去三天的工夫，檢查於此有關係的文字，完全要看過，那末一般的人們，爲收集材料，檢查引證，對照篇名等等，不知要空費多少時間呢？因此在我心中，發生了一個疑問！就是西文書籍是否對於檢查上也是如此的不便？

我要回答我的疑案，即刻就跑到我們的圖書館中，借出曾經吟誦過的司各脫 (Scott) 的詩集二冊，和吉本 (Gibbon) 的羅馬史六冊。

我知道這兩冊詩集的下冊，附着一個索引。這個索引，就是將詩集中各首詩的第一行編製起

來的。我拿到這兩冊詩集，就隨意的將我腦中記得的詩，想了一句：Ladies and Knights, and arms, and love's fair Hame 同時去檢索引，究竟以這句起始的詩，在這詩集的那一冊那一面。沒有到半分鐘，索引已告訴我這首詩在第二冊第五四面。我再如法泡製，先背其他各詩的首行而後再檢，如果我的背誦不錯，所費的時間，是差不多的。因此我回想到我和王君檢查論語上的「智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與這裏相較，時間相差的速度，何啻上下幾十倍呢！

我放下了詩集，再去翻吉本的六冊羅馬史，在未檢查之前，先決定了我要檢查的對象，假定它是關於十字軍 (Crusade) 一切的記載。我先從檢查目次入手，由第一章到最後一章共過目了七十一章，只在第五八，五九，六〇，和六一的四章內，有十字軍的子目。但是各條下並不注出在各章內的面數和簡要的解釋。如果要想從此檢得些較完全的材料，非將這四章閱讀一下不可。但一翻這六冊羅馬史最後一冊的索引，在十字軍條下，即可得五十餘條於十字軍有關的細目。如依索引去參考，無論是將十字軍有關的一切記載，完全要閱，或將五十餘條中的幾條一讀，決不要將這四章一併閱讀，用沙裏淘金的方法，去檢查材料了。這樣一來，使我想到在西文書籍裏，檢查一個較小的

細目，完全可利用索引，無須要像中國的書籍，要徧讀關於包括這個細目的全文，如梁任公先生考證、玄奘首途留學的年月一般艱難了。

從這兩件事實上，引起我下文的研究。

第二章 索引和索引法的定義和範圍

一、索引的定義 索引這個東西，我國本來沒有。就是這個名辭，也是從日本抄來的。辭源上說：『將書的內容，別爲目錄，以便檢索者，謂之索引。』這個定義，似乎太空泛。在英文字典中，比較的對於索引的定義，下得要精確一點。例如世紀大字典（*The Century Dictionary*）上，索引的定義是：『一本書或一套書中所論及一個詳細的人名地名，標題等，並照字母次序排列的表，同時表中載着每條索引，在書中的確切位置。』考索引這個東西，原始本爲書籍的專有物。但近來因出版界除書籍出版物外，增加了不少雜誌報紙等刊物。這些雜誌報紙等刊物，在出版界的地位，並不亞於書籍，而它們的記載，確要較書籍瑣碎得多。因此人們爲檢查便利起見，將索引的範圍，自書籍擴充到雜誌和報紙中來了，因此索引的定義，不專限止於書籍。又因我國文字的排列與歐美各國的大有差異，所以字順的意義，也須稍加修正，職是之故，現在我對於索引所下的定義是：『將一種書報或